

書人程集憶啟功

主編 張 飆

饒墨懷國九探松霜
才今見畫中經筆迹
我愧在魚竿難向
長緝賦大風
九松月社
春和
張飆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人雅集忆启功 / 张飙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11

ISBN 7—5010—2025—6

I. 书… II. 张… III. 启功 (1912~2005) —纪念文集 IV. K825.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4881 号

书人雅集忆启功

主编: 张 飙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100007)

http: // 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印刷: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 × 1194 16 开

印张: 4

版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10-2025-6 / K · 1082

定价: 68.00 元

《书人雅集忆启功》 编委会名单

主 办：中国艺术报社
中国书法家协会中直分会

名誉主任：佟 韦

主 任：张 飙

副主任：张 虎 李树声 苏士澍
 邹德忠 于曙光 罗 杨
 宁 静 康 伟

委 员：（排名不分先后）

王家新	吴广崇	冉茂金
余 宁	孟祥宁	郭永琰
刘 悦	张 继	朱守道
彭利铭	杨佐桓	李鑫华
陈洪武	崔 陟	张 辛
邱荣军		

主 编：张 飙

摄 影：冉茂金 余 宁 孟祥宁
 张 悦

文字整理：吴月玲

书籍设计：仇宏洲 张 颖

封面题字：张 飙

责任编辑：赵 磊

春风
风一



九
年
五
月
日
启
功







书人雅集“忆启功，写启功，学启功”

【吴月玲】7月7日，是一代国学大师、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遗体火化一周年的日子，中国艺术报社和中国书协中直分会在京召开了“忆启功，写启功，学启功”座谈会。佟韦、林岫、苏士澍、陈洪武、田伯平、李洪海、张有清、于曙光、薛夫彬、邹德忠、熊伯齐、周志高、赵铁信、赵立凡、张铁英、朱守道、崔陟、张杰、王兴家、章巧珍、黄君、沈莉等书法家和书法工作者以及启功先生亲属章景怀参加座谈会，并先后在会上发言。本报社长、中国书协顾问张飙主持座谈会。本报总编辑李树声在会上致辞。座谈会采取雅集的形式，与会书法家或赋诗，或作文，深情表达对启功先生的缅怀之情。

座谈会上，大家高度评价了启功先生崇高的品格。大家认为，启功先生的心中充满着博大而深厚的爱，对国家、对民族、对亲人、对师友、对学生、对普通人都是如此。他一生勤奋敬业，忘我工作，完美地实践了“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奉献精神。他严于律己、淡泊名利、为人谦和、豁达大度、平易近人、真诚宽厚的风范，让人永远铭记。

与会书法家认为，启功先生国学造诣深厚，在书法、绘画、文物鉴定、古典文献研究方面都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是难得的通才。尤其在书法事业上，他对后学者的提携和鼓励、他在书法艺术规律的探索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大家表示，要学习启功先生的书品和人品，为中国书法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因事未能参加座谈会的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覃志刚，中国书协中直分会副会长张虎、罗扬，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赵长青，北京书协副主席谷溪也送来了缅怀启功先生的书法作品。

原载《中国艺术报》



张飙 (中国书协顾问、《中国艺术报》社长、中国书协中直分会会长)

今天(7月7日),是我们大家敬爱的启功先生遗体火化一周年的纪念日。一年来,我们对先生的思念与日俱增。今天,由中国艺术报社和中国书协中直分会联合召开“忆启功,写启功,学启功”座谈会,以表达对先生的缅怀。启功先生是我们书界的泰斗,我们今天以书法的形式,或者说以雅集的方式表达心情。大家事先已经写好了怀念先生的书法作品,请大家展示自己的作品,诵读自己的作品的内容,再结合自己作品作向启功先生学习的简短发言。

下面先请《中国艺术报》总编辑李树声同志致辞。



李树声 (《中国艺术报》总编辑)

首先,感谢诸位专家、书法家在暑热难当的周末来到报社雅集,也是启功先生——这位翰海泰斗,学界丰碑把大家聚在一起。启功先生的研讨会,想来在座许多朋友都参加过,当年随着启先生书法和学问上的造诣不断加深和他在海内外的影响,当时的研讨会对于参加者来讲是学习、是展示,也是荣誉。今天的研讨会也许规格不如从前,但同样更是学习、展示和荣誉,是启功先生走后一年,重温先生为书、为文、为人的一种冷静、深沉的学习,是我们自身经过又一年的磨励之后的展示,是数典记祖、不忘恩师,朴素、真实、沥尽铅华个人人品的荣誉。

我不是书界的人,但80年代与启功先生相识,几次采访,先生笑谈人生,纵论古今,渊博睿智,厚重幽默令人难忘。在启功先生这片思想与学问之海中,随时会捡拾到令人惊叹的瑰宝。但因

时间关系，就老人家品格方面谈两点，作为我等晚生后辈应当永远铭记。

首先是先生的谦虚、谦谨、谦和。如今书界写过几年字的人，自诩为大师的人是大有人在的。而启功先生的学问书艺应当是广博精深，但仍然声明自己是“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书不透，名虽扬，实不够……”另外，大家都知道别人说他书法写得很正，是乾隆体，而他自己说自己的书法是蜈蚣体，因为蜈蚣这种虫子也叫“钱龙”。启功先生之谦，使我记起一名言，“愈自重而愈不敢轻薄天下人，愈坚忍而愈不敢易视天下事，此知谓虚心之自信”。

再有一点就是启功先生无论在书界学界，都有一种态度，就是宽容、包容、兼容，但不纵容。启功先生关于书艺学问的主张，例如关于不同书体碑帖、关于中国文字的看法、关于当今书法创新的问题，先生都表现了这样的态度。不纵容使我想起前年荣宝拍卖公司那次拍卖启先生的书画，我们听说此事去看望启功先生。当时启功先生非常生气，身体也不好，说话也不如以前那么清朗，但他说关于他的假字假画由来已久，潘家园的假字画他都去看过，他认为这些人这样做是为了“糊口”，而这一次假造了二十多幅书画当真品拍卖五十多万元，我们也认为这件事是“欺人太甚”了，于是我们在《中国书画家》上刊登了头条，结果这张报纸被国务院的领导看到，批示要给先生一个满意的说法，还好有关部门协调了此事。由此事可见启功先生以自己的书艺可以泽被他人，即使是造了假他还是可以宽容的，但对于拍卖假作品的腐败是不能纵容的。

去年6月30日启功先生驾鹤西去，当时正值本报签约付印，但对于一贯敬重备至的启功先生还是要表达心情，一时约不到稿件，我便赶写一篇，开头是：“烈日炎炎、融不消学界惜别大师的冰冷，热风习习，拂不去书坛痛失泰斗的悲凉，从此后书有疑义可问谁”。时至今日先生仙逝善域一年，当时我想是回念启功先生，而今我们在这里遥望启功先生，重温启功先生，叩问启功先生，他留下的旷世书艺，道德文章就是让我们仍然赞叹不已的回应。

再次谢谢诸位光临。





佟 伟（中国书协顾问）

这幅作品作为挽联曾经悬挂过。上联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启老例外”。过去我在文章中讲过启老是完人。下联是：“代有大师学有博学功在其中”。启老逝世一年多多了，我很想念他。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起在学养高深的长辈身旁谈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幸福时刻。有一些事情，特别是书协有一些事情请教启老，他都给我满意的指点。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幸福的日子没有了，心里边很伤感，好像是没有依靠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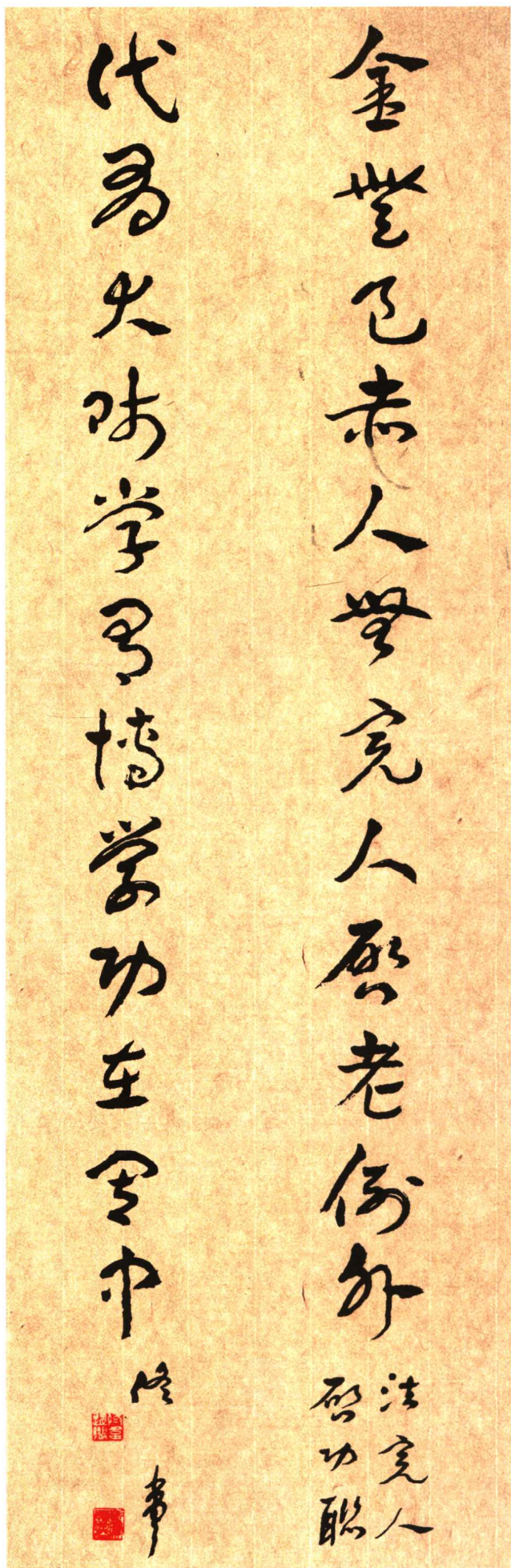
我已经 70 多岁了，见过了很多的人，感到启老确实是个完人，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我用简单的四个字概括：博爱博学。说起博爱，启老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所有的民主党派等各方面都是没说的。对祖国、对人民至忠，对党、对各民主党派、对学校和中国书法家协会可以说是至爱，对师长是至敬，对朋友是至诚，对父母是至孝，对妻子是至亲，对晚辈和学生是关爱之心



至切。启老的一生，可以说与太阳一样随时随地无偿地提供光和热。而无私是受人尊敬的源泉。

说起博学，启老可以称为一个大师。他在古典文学、历史学、韵律学、文字学、宗教学等各方面都精通博大、无与伦比。这固然与他的天赋密不可分，但是更重要的是惊人的勤奋。我有时到启老家里去，他家里没有客人时，我都看到他在读书写字，甚至有时候还用格子纸练字。他已经写得那么好了，还不满足。他和我说，有人说他有这个那个的毛病，他确实有。他常感到自己的不足。有位住在启老隔壁的教授当着启老的面说，有时半夜三点钟的时候还看到他的窗户的灯开着。我想，启老在看书写字呢。他半夜里起来睡不着就看书写字。这完全是真实的。他这种勤奋真是无与伦比。我记得我陪他到过新加坡，行程是7个小时，我们是抓紧时间睡觉，启老是抓紧时间看书。令我们敬佩之至。

我们今年向启老学习，学习什么呢？就是学习启老他所走过的路，学习他所做的事，做一个真正的人，我想这对于怀念启老是最好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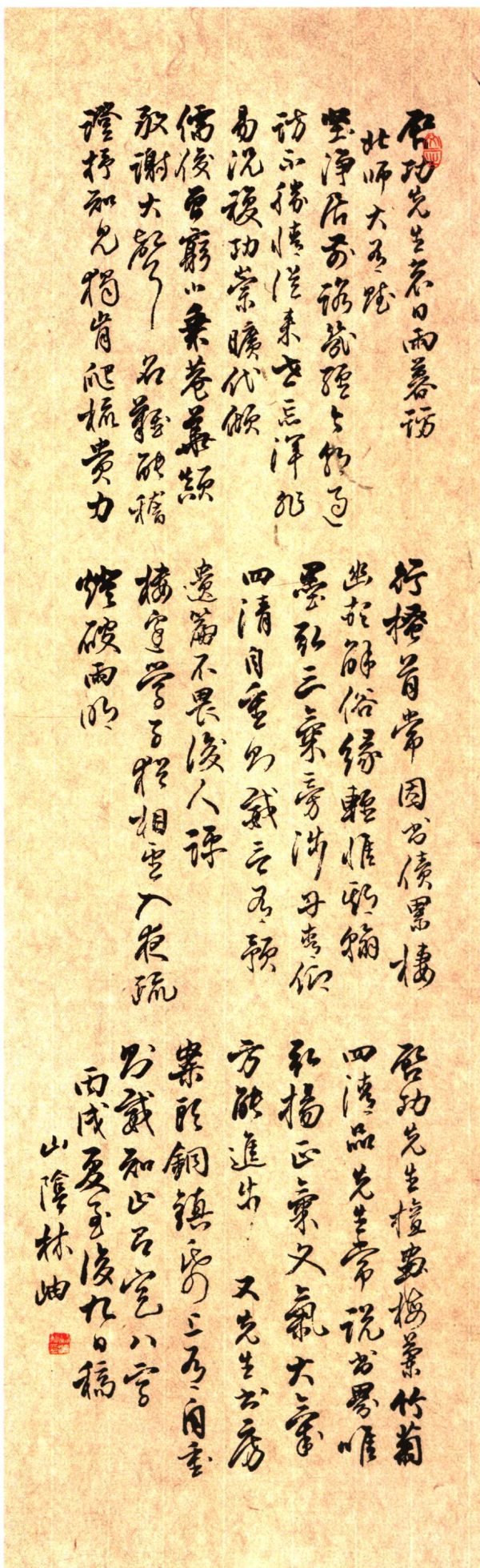


林 岫 (中国书协副主席、北京书协主席)

启功先生是我们都非常怀念的一个书法前辈。他不光为我们书法艺术做了贡献,而且他是北师大的教授,在古典文学文献和书画的鉴赏方面都做了很大的贡献。他是我们时代文化的一种表征。我是在6月30日下午,有两个朋友和我聊天的时候谈到这天是启先生的哀日。于是我们就开着车去了北师大,上了那个我们熟悉的小楼走了一遭,那里也有很多学生在缅怀启功先生。那天回来后,我就写了一首排律,表达我的心:“启功先生哀日雨暮访北师大有赋。坚净居前路几经,今朝过访不胜情。从来世忘浑非易,况复功崇旷代倾。儒俊曾穷小乘巷,华颠敢谢大声名。(有人称启先生为国学大师,启先生说:“我不敢接这顶大帽子,这帽子一扣就要戴到我的脚面上去了。我劝你们也要慎重。帽子被后人摘下来或是帽子自己掉下来都是自找痛苦和恶心的事情。”他敢回绝这些虚名是很不容易的。)难能稽证抒知见,(他留下了很多学术著作,里面有启老的真知灼见)独肯爬梳贵力行。(古典文学的书籍是浩浩荡荡如烟海的,能在其中爬梳,从一些很细的东西里找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启先生曾拿《红楼书证》就说,里面有几个口语都是他查了很多书,甚至是查了山东的口语,才敢定下来这几条口语的意思。做学问都是嚼菜根吃了很多苦的。而且他绝不找学生代替他查资料,他从来都是身体力行自己来做。)搔首常因书债累,(他有时候头痛,因为名声大了,都来找他写字,所以书债太多了。2004年的一天,因为一首诗的问题,启老找我去他家里,我们说完了诗的事,家里就来了个电话。启先生听了电话后很生气,电话里的人要求很无理,出言威胁启先生。启先生回击说:“我就不写,怎么着吧。你派兵来吧!”启先生挂了电话对我说:“我们这些搞书画的,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得罪人,因为不可能像撕年历片那样地写自己的作品。天下的人不可能人人得到。得到的人嫌小,得不到的人就会怨你,生前生后都骂。如果我走后,有人骂我,你就说,启先生在那边给他陪不是。”)栖幽顿解俗缘轻。(“栖幽”是故世的婉语,启先生到幽静的地方住去了,可以一下解脱俗缘的累赘。记得一次他写了张条贴在门上,他说,今天八成不会有人来捣乱了。条上写的是:“熊猫是国宝,国宝今病了,现在在住院,请勿来打扰”。启老11点出门时一瞅,条没了。)惟期翰墨弘三气,(启先生经常和我们说书法界要弘扬正气、文气、大气。启先生常说,我是创作不出什么大气的作品了,就指望你们了。其实启先生的草书和画都很有磅礴之气的。只有弘扬“三气”,书界才能进步。)旁涉丹青仰四清。(启先生画画也很有造诣,他常画的是梅兰竹菊四

大清品。)自重则威先有预:遗篇不畏后人评。(启先生曾说过:“我的东西不怕后人评。”)楼边学子犹相望,(北师大的学生很多还在望着那座小楼。)入夜疏灯破雨明。(1992年、1993年启先生的书房里有个铜镇纸,上面写了八个字:自重则威,知止有定。虽然这只是镇纸铭,但这是像启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文人人生的写照。)启先生是北京书协的首届主席,也是第二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是书界泰斗,他从来都很关心书法界的发展。后来年事已高,启老就不担任职务了,但启先生对书法界的活动都很清楚。我觉得尊重一个人不是等失去他才感动他的重要。伟大的逝者不会走远,启先生永远在我们的身边。

改革开放后有一种新儒学的兴起,我们中国书法界本来可以借新儒学的兴起而加重书法的文化含量,可是紧跟了新儒学一段时间后,就只顾我们自己热了,而这些学养深厚的老前辈,他们一个个地走了。我们不但痛失了这些老前辈,我们还痛失了一些机会,与新儒学的兴起一同发展的机会。我觉得只有多读书多加深自己的素养,为中国书法事业多做一些工作,这样才能真正缅怀启功先生。





苏士澍 (文物出版社社长)

6月30日下午，北师大在学校搞了一个纪念启老周年祭日的活动，我也去了。今天在座的都是书界的朋友，启老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主席。我觉得今天的纪念只是个开始，我们还要继续搞忆启功，写启功，学启功这样的活动。我的对联是：“诗书流芳万载，道德景仰千秋。”正如佟先生说的，启先生是个完人，别人都不行，启功例外。启老的诗书画真是流芳万载。启老生前经常开玩笑地说：“保守派和写馆阁体的启功已经死了。”有人认为启老在书坛上的成就并不是很高，但我不这么认为，所以在对联里突出了这一点。从二王到赵孟頫、董其昌到清到启老，这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中国古代书法真正的正流。因为有人超不过这些大师，就打大师、毁大师，来达到自己出名的目的。启老在书法上的贡献大家都很清楚，不用我多说。启老有这么浓厚的学养，关键在于道德文章。刚才李总编说的话非常有道理，以及林岫主席的文章都是情深意切的。7月26日，我们文物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北师大出版社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启功学术出版座谈会。我们尽量争取让更多的人参加。启老在文墨界、北师大的一些老朋友、各出版社的朋友都想借这个机会，表达大家对启老去世一周年的心情。我们出版社还出了两本《启功谈书画碑帖》在会与大家见面。启老对碑帖独到的见解都可在这两本书中看到。学习启老是我们终身的事情。



緬懷恩師啓老周年祭

詩書流芳萬載

道德景仰千穰

後學蘇士澍敬書於紅樓





陈洪武（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副秘书长）

今天，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来参加会议。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我代表中国书法家协会向中国艺术报和中国书协中直分会组织这个缅怀活动表示感谢，这个活动在书界有深远意义。我现在在中央党校学习，不允许请假。但是今天这个活动我一定要参加。临行之前，我给中国书协的赵长青同志专门打了个电话，他因为有活动来不了，他表示也要写一幅作品送过来。

我和在座的书法界同仁一样，长期受到先生的关怀和指点。我想用我的诗来表达我的心情：“玉泉山上白云乡，凭吊恩公更断肠。向晚荒原怜鹤影，过城细雨暗斜阳。黄金分割言犹在，白发频生意已凉。飘泊如今多感愧，难成学业报穹苍。”

启先生是个超凡脱俗的圣人，因此他仙逝离开我们也是去了玉泉山上的白云之乡，是我这凡人无法企及的。因

此凭吊恩公更觉得肠断了，感慨更多，难以言表。“向晚荒原怜鹤影，过城细雨暗斜阳”是我对先生深深地致敬。黄金分割是先生的一个美学观点。我还感到有很多地方感到惭愧，学业有成才能报答先生对我们的关爱。



玉泉山白雲
長空四望
長江白曉
蒼原
萬物
如日
臨科陽
黃金不
割言
程在
小縣
次
頻生
三三
三原
飄渺
如
之
方
威
愧
上
下
生
生
子
業
報
宇
八
辰

中

卷

第

一

第

一

第

一



田伯平 (北京书协副主席)

确实，写诗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怀着对启老无比崇敬的心情，早上起来就写，然后再写成书法。诗不像样，心情是真实的。“国宝熊猫辞人寰（启先生自称熊猫），忽见榴红是一年（他去世的那一年我家的石榴还开过花）。墨海探艺苦亦喜（启老老是那么高兴），书山寻珍累也甜。文赋犹贵通今古，论丛妙在启圣贤。我辈应学前师志，急功难得佳作传。”

